

<<大家具师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大家具师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229052959

10位ISBN编号：7229052955

出版时间：2012-8

出版时间：重庆出版社

作者：黎江伟

页数：236

字数：230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大家具师>>

内容概要

本文讲述的是家具行业的传奇，一代大家具师的成长过程。

民国初年，北平前门大街上商号林立，家具作坊有京作、广作、苏作三大流派。随着清政府的垮台，京作翘楚的“万兴斋”几乎垄断家具市场，京作少掌柜江千里大仗仁义，却颇好脸面，期待把万兴斋进一步做大。

广作的杨青山和苏作的苏婉秋从小定下了娃娃亲，杨青山外出采购木材的半年时间，江千里和苏婉秋合作，产生了感情。杨青山自认为广作家具最好，发誓要抢回属于自己的地位和女人。

苏婉秋掌握一门失传已久的绝技漆沙砚，在和江千里合作的过程中，显露出来，名声大躁，京作和苏作的生意蒸蒸日上。广作的杨青山大为嫉妒，他设了一个连环圈套，让江千里一头扎了进去，苏婉秋不得不管。

江千里一无所有时落寞街头，却学来一门绝技擦漆技艺，再次重振旗鼓。京作、广作、苏作家具，谁能独占风头，谁又是真正的大家具师。

<<大家具师>>

作者简介

黎江伟，出版有长篇小说《枪锋》、《追击我的狙击手兄弟》、《泄密》。有中短篇小说在《广西文学》、《文学界》、《西南军事文学》、《四川文学》、《都市》、《延河》、《长江文艺》、《草原》、《西北军事文学》等刊物发表，曾获夏衍杯创意奖。

<<大家具师>>

书籍目录

- 第一章 如意算盘
- 第二章 绝技漆沙砚
- 第三章 私定终身
- 第四章 家贼难防
- 第五章 善义有报
- 第六章 借力打力
- 第七章 家具做旧
- 第八章 一日千里
- 第九章 绝密配方
- 第十章 生死订单
- 第十一章 落魄街头
- 第十二章 擦漆绝技
- 第十三章 公布秘方
- 第十四章 乱世分离
- 第十五章 照单全收
- 第十六章 东阳圣手
- 第十七章 海派家具
- 第十八章 舍身取义

<<大家具师>>

章节摘录

第一章如意算盘 北平城的胡同长短不一，风格各异，但胡同里的那份静谧和淡然却是相通的。

胡同两侧，桑树挂着黑紫色的桑葚，刺槐伸出纹理毕现的圆润叶子，那份深静和幽然感染着它们，连光影都是安详的。

太阳把树叶的影子包裹起来，时不时地抛起又放下，等视线寻找过去，却又恢复了沉寂。

风到了胡同口，也不再狂放，只是轻幽地掠过，和树上的叶子稍微打一下招呼，就远去了。

就连那些猫儿狗儿，走在胡同里，也是迈着四平八稳的步子，不急不缓。

走街窜巷的买卖人，挑着晃晃悠悠的担子，把阳光驮在了扁担上，在胡同里拖着长腔吆喝：“哎，玉泉山的水来，东直门的冰，喝得嘴里凉飕飕，给的又多来，汤儿好喝呀！”

喊声飘远了，胡同里却显得更沉静幽然了。

老北平的胡同，处处散发出一股闲适和从容。

大力胡同的一座四合院，却和别处不同。

此时，柴房的门被拍得山响，笼子里的八哥也惊得直转圈，闹出了不小的动静。

“广泰成”家具作坊的少爷杨青山被关在柴房里，拼命地喊着放我出去，却没有人理他。

杨青山两眼喷出了火，边拍门楣边高声喊叫，那声音凄厉而又愤怒，而过往的家丁都只是低了头匆匆地走。

本来，“广泰成”的掌柜杨德水是坐在客厅的，但是他听不得儿子的阵阵喊叫，就甩手往后院去了。

杨德水在角亭里坐下又站起，站起又坐下，心里在暗自算计着时间，这是他多年的老毛病。

什么事儿不靠算计？

从他刚当学徒，拿起第一根木料起，老师傅就告诫他，木材木材，裁好了才是好木材，不计算怎么能行？

现在，他把儿子关起来，就在算计着一桩大事。

这桩大事关系着“广泰成”的兴衰成败。

有伙计小心地端来了茶水，正准备转身离开，杨德水叫住了他，哼了一声才开腔问：“少爷怎么样了？”

“回掌柜的，少爷还在叫嚷着要出去。”

“这个混账东西，给我看好喽！”

在杨德水眼里，对儿子杨青山是怒其不争的，家业兴旺比什么都重要，此刻他却为了一个女人寻死觅活。

杨德水见得太多了，在这北平城里，哪怕是一个轮大刀、耍中幡的，要想在这皇城根儿下扎得一个屁股大的地方，都得经过一番见刀见血的厮杀。

“广泰成”能成为广作家具的翘楚，杨德水不知道费了多少心机和心血。

“广泰成”这三个字的招牌，是他用了三十年时间才换来的。

自从在前门大街拥有了一间店面后，他每天都要站在店门前，对着烫金的招牌点三下头，若有一次不看，就感觉好像没有吃饱，心里空空落落的。

在前门一条街上，能叫得响的、和“广泰成”家具鼎足而立的还有另外两家，一家是苏作的“苏福胜”，一家是代表京作流派的“万兴斋”。

杨德水算计的就是这两家。

应该这么说，早在二十年前，对于苏作的“苏福胜”，杨德水就开始算计了。

二十年前，苏作家具还算红火，不少人都喜欢苏作家具的简洁实用。

那个时候，杨德水就动起了心思。

他和“苏福胜”的老掌柜苏逾白为后人定下了娃娃亲，若能将苏逾白的女儿娶过来，两家就合为一家了，何愁不能垄断家具行业？

哪知苏逾白过世得早，苏作的生意一落千丈，虽然他的女儿苏婉秋得到了真传，但由于清末民初苏作

<<大家具师>>

家具已不被世人所欣赏，“苏福胜”从此就一蹶不振。

更有意味的是，随着清政府的垮台，代表皇家气势的京作家具更符合皇城根儿老百姓的需求，京作家具突然走红，悄然之间，“万兴斋”几乎垄断了家具市场。

这让杨德水很是焦急，想了无数办法都无济于事。

“苏福胜”还好对付点儿，一个女子能撑起多大的天？

况且苏作也已见衰败之势。

话说回来，从“苏福胜”一蹶不振的时候起，他就没把这门娃娃亲看得有多重要，他要的是能够帮助“广泰成”振兴家业的人，而不是还需要借他二两力的亲家。

倒是“万兴斋”的掌柜江万兴让他头疼，这个人一辈子谨小慎微，要想把他斗倒，那是难上加难！

说起江万兴的谨小慎微，整条街都是有目共睹的。

有人说，哪怕“万兴斋”里跑进一条野狗，他也不会撵走，而是弯腰把狗抱出去。

按照江万兴的逻辑，谁知道这条狗的主人是谁？

不小心得罪了哪个权贵，“万兴斋”的基业就完了。

即使不是权贵，地痞流氓也惹不起啊！

江万兴就是这么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地把家业做大了。

最近几年，“万兴斋”在家具行里独占鳌头。

但是，哪怕“万兴斋”再红火，江万兴也从不张扬，回家以后照样舔碗--每次一吃完饭，碗就像洗过了似的--他舔碗绝不是因为没吃饱，而是养成了一种习惯，要有哪一餐没舔碗，就感觉掉了什么。

有一回，江万兴正在吃饭，店里伙计有急事来叫他，说是存放紫檀的仓库起火了。

江万兴放下饭碗就往外跑，走到半路突然觉得不得劲儿，又折转回去将碗舔干净了才出来。

有人说江掌柜，您这不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嘛！

江万兴说，您呐可不能这么说，紫檀金贵，粮食更金贵呀！

江万兴这么说是有所来历的。

打小他就没吃饱过饭，餐餐都是玉米糊糊，自从跟了师傅学做家具，才吃上了白面馒头，但还是吃不饱。

每次吃饭的时候，他都流眼泪，他想起了一辈子没吃过几顿白面的老娘，每顿都会偷偷省下一个馒头，给老娘悄悄带回去。

即使这样，老娘没吃上两天白面馒头，就发生事儿了。

江万兴悄悄带馒头的事儿，让店里的其他伙计给告发了，说是从店里偷的馒头。

师傅按照家具行业里头的“十八打”，惩罚了江万兴，甚至要和江万兴断绝师徒关系。

木匠这个行业里头，要被师傅逐出了师门，就很难再找到保人和证人--谁还敢给他担保？

而按照行规，拜师是需要保人和证人的。

江万兴给师傅叩了无数个响头，才得以留下来。

留下来的江万兴，才明白了做事要谨小慎微，若是不留个小心，晴天都能摔人一个大跟头。

后来直到有一天，他进了宫廷造办处，能吃上饱饭了，但是他的亲娘却永远不在了。

江万兴从一个小伙计做到现在的掌柜，一些事的记忆太深刻了，有些习惯便都刻在了骨头里。

所以“广泰成”的掌柜杨德水，给他抛了几次绳子，想诓住他，他硬是不接手。

有伙计说，堆放紫檀的仓库起火，就是“广泰成”干的。

江万兴用笑脸制止，没有证据，可不要瞎说！

大家就都明白，掌柜是想让这一页翻过去了。

但是江万兴的儿子江千里不干。

在众人眼里，江千里这个少掌柜是有些气派的，和他父亲相比，完全不同。

江千里继承了北平爷们儿的大度、仁义和正直，没有架子是不用说了，上到主顾下到伙计他从不端着，平易近人，但就是好面子，还有一点儿男子汉的武断。

按照他的意思，这个仇必须得报。

“广泰成”凭什么能欺负到我们“万兴斋”头上？

得让他们知道，咱爷们不是那么好欺负的！

<<大家具师>>

他这一句话引起了伙计们热烈的赞同，都拿眉梢和炽热的眼睛默默地支持。

江万兴当时就告诫道，凡事儿都讲个理，无凭无据，你要是一闹事，理就被别人占去了。江千里还是义愤填膺，说这事就过去了？

我可咽不下这口气！

江万兴说，要真是“广泰成”下的手，总有一天会露出破绽，到时来个人赃俱获。

要不是，咱自个儿得加紧防范，小心驶得万年船啊。

江千里知道父亲的胆小，便不再说话，却把这笔账暗自记在了“广泰成”的头上，准备找“广泰成”算账。

江万兴哪能不了解儿子？

他嘱咐伙计德子，好生看着少掌柜，哪里也不许去，就是上厕所也不能让他落单。

于是，江千里后面就多了一个尾巴，他走一步，德子跟三步。

他本来是打算去“广泰成”堵门板的--“广泰成”的老少爷们儿能做出放火的下作事儿来，他可不会往这方面使焉劲儿。

江千里喜欢什么事都放在明面上，背后伤人，那是他顶瞧不起的。

但德子把他看得死死的，叫他哪里也去不了。

江千里表面上和德子打着哈哈，好像把放火那件事放过去了，心底却被烤得炙热。

一大清早，他见德子还没起来，就快步往外走，刚一打开门，却见德子袖着手站在门口，直打哈欠--敢情是一宿没睡。

江千里悻悻地掉头往回走，走了两步，再折回来，德子就跟着他一路小跑，还殷勤地问，少掌柜睡得可好，想去哪儿，只管吩咐！

江千里并不恼怒，不动声色地笑了笑说：“走，跟我去店里。”

两人刚到店里，驾着马车送料的师傅就到了。

江千里卷起袖子就干上了。

他扛着一截木头，脚下显得有些蹒跚，一扭身，木头从肩上滚了下来，发出“咣当”的落地声。

声响扎耳，吓得德子赶紧跑了过来，问伤着了哪里没有？

江千里撑着腰，说把腰给扭了，不能挪步。

德子慌了手脚，问：少掌柜，那.....那怎么办？

嘿，这还用说，赶紧请大夫过来哇！

德子跑得飞快，一会儿就从街上消失了。

江千里定定地看着，嘴角渐渐有了笑意，轻拍了拍手，掸了掸衣角，目光落在了不远处的“广泰成”店面。

还没等江千里迈步，后面就传来了威严的声音：想干什么去？

快给我回店里！

江万兴虽然派德子盯住了儿子，但他也没敢省下一份闲心--做什么事都得图个保险，儿子真要到“广泰成”一闹，这事儿就大了！

江千里的诡计被父亲识破，他有些不甘心，还不愿意承认，捂着腰“哎哟”直叫，说，爹，我这腰可真挪不动步了，哎哟，哎哟.....边叫，边蹦蹦跳跳地回了店里。

没一会儿，德子把大夫带回了店里，却被江万兴谢绝了。

江万兴告诉德子，他已经把儿子的病治好了，听得德子直抠脑袋，敢情掌柜的还有这手！

杨德水戴一顶黑色瓜皮帽，穿一身灰色长袍，脚踏千层底儿，站在后院里，把手心里的两个核桃搓得“咕咕”直响。

他人虽然瘦小，却精明干练，脸庞瘦削下凹，像一块揉好的面团左右两边被剜出了一角，眼眶很深，两个眼珠像陷了进去一样，转动起来显得非常灵活。

这次，他把儿子杨青山关起来，是在和“万兴斋”做一笔交易。

前几天，杨德水暗自把杨青山和苏婉秋的婚约给退了，并且答应，今天苏婉秋的二十岁生日，杨青山不许参加。

杨德水这么做，也是为了整个“广泰成”的家业。

<<大家具师>>

他和江万兴达成了协议，只要杨青山退出婚约，“万兴斋”就为“广泰成”带出五个徒弟。

“万兴斋”的技艺一直是他所赞赏的，只要有了会京作手艺的师傅，凭他杨德水商会副会长的能力，什么样的活揽不到？

要不然，照现在的状况，再过不了几年，“广泰成”就可能被“万兴斋”给逼垮。

这笔账杨德水不得不算计，一个姑娘家算得了什么，把家业继承下去那才是道理。

当然，“万兴斋”肯这么干，也是有缘由的，要不然不会凭白无故地接杨德水抛来的绳子，他们前段时间打的结还没解开呢。

关键就在“万兴斋”的少东家江千里身上。

江千里并不是纨绔子弟，真要撸起袖子来，也是做家具的一把好手。

他自幼跟着父亲学做家具，已经是家具行业里数得着的人物了。

然而，“万兴斋”的家具虽然打得好，器形和漆技却显单薄。

因此，江千里看中了“苏福胜”的漆艺和设计。

在他看来，家具行业除了竞争为什么不能合作？

要真能把两家的技艺结合起来，打出的家具也许更完美，何愁生意不红火！

就这样，他和“苏福胜”的掌柜苏婉秋来往多了起来，一来二去，两个人慢慢生出了感情。

杨德水正是看中了这点眉目，才乘着儿子出去采购木头，提出交换条件的。

江万兴肯配合，当然是为了成全儿子，家业重要，儿子一辈子的幸福岂不是更重要？

面对杨德水提出的条件，小心翼翼的江万兴再也没有含糊，一口便应允了。

别看苏婉秋刚满二十，正因为父亲死得早，却得到了“苏作”技艺的真传。

“苏作”的家具很少上漆，讲究自然平和，家具成形以后，全凭细致的打磨和烫蜡，直到手感平滑，呈现出光洁圆润的琥珀色，这才算上品。

虽然苏作几乎不用漆，但是苏婉秋却掌握了一门失传以久的绝技--漆沙砚。

漆沙砚是用轻质木材作胎骨，以秘配的大漆作砚面，研磨过后，砚池里会出来一种漆料，这种漆料里含有极细的沙粒，刷在家具表面，可以让胎质倍感轻巧，并呈现出完美的立体感，家具也会变得坚固耐磨。

相传，这个秘方在咸丰前后早已失传，世人只是听说，从来无人见过。

苏作很少用漆，苏婉秋也绝少显露，大家从没有看到过她的真正手艺，她只是在和江千里合作的过程中试用了一次。

江千里把和苏婉秋合作的第一件家具运回了店里，是一把黄花梨太师椅，放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。

隔几天就有主顾上门，是一个军爷，问有没有好一些的椅子。

江千里把他领到了一排椅子跟前，交椅、圈椅、扶手椅、四出头官帽椅、梳背椅、玫瑰椅、靠背椅应有尽有。

军爷看了一遍，却都不满意，问，都是你这儿最好的了？

我看着可差了点儿。

江千里不敢怠慢，说军爷，我可不敢藏私，“万兴斋”最好的东西都在这儿了。

军爷遗憾地要告辞，走到门口，却发现了那把黄花梨太师椅，虽然放在角落里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灰，却一下入了军爷的眼睛，点名就要那把。

店伙计把椅子搬过来，军爷拿袖子轻轻一拂，整个家具熠熠生辉，他忍不住称赞道，好货色啊。

他不问这把椅子是怎么打出来的，而是问谁上的漆，再问是谁设计的。

这一问，江千里就实实在在地说了，椅子是“万兴斋”打的，漆艺和样式却是“苏福胜”设计的。

军爷又问上的是什么漆，江千里却回答不出个所以然来。

但军爷临走之前又订下了屏风、宝座等大件，指名要上这种漆。

这样一来，江千里心里就有底了。

刚开始，被关在柴房里的杨青山像一头暴怒的狮子，但狮子也终究有疲倦的时候，他慢慢地停止了喊叫。

宅子里的下人们只当杨青山放弃了反抗，渐渐放松了警惕，他的眼睛却一直在院子里搜寻，一刻也没

<<大家具师>>

有停止过想逃出去的心思。

杨青山看见妹妹在院子里露了一下头，又缩了回去，激动地大喊：“青雨，青雨……”杨青雨从角落里走出，璀璨一笑，蹦蹦跳跳地走到柴房跟前，说道：“哥，你小点儿声，别让其他人听到了，我这就放你出去。”

杨青山高兴得直点头：“你快点儿，我可不能让江千里这么容易就得逞。”

看着铁锁脱落，杨青山快步从柴门出来，一想又觉得不对，转身盯着妹妹，问：“青雨，你为啥放我出去？”

你不怕爹怪罪你？

杨青雨显得有些慌乱，剪了双手说：“还不是为了帮你。”

婉秋姐多好哇，把她让给别人，我都舍不得哩！

杨青山看了妹妹一眼，想了想，快步往外跑去。

杨青山跑得着急，他不甘心把苏婉秋拱手让人，何况让给的还是江千里。

“人分三六九等，木有花梨紫檀”，江千里怎么能和自己比？

在杨青山看来，江千里就是小人得势，“万兴斋”的家具能销得这么好，还不是老百姓捧场，等哪一天世道颠倒过来了，老百姓就会来捧“广泰成”的场。

更何况，他喜欢苏婉秋，他们从小就在一起长大，他不相信刚出去半年，买了一趟檀木，苏婉秋的心就变了？

后院里，杨德水把两个核桃攥在手心，慢慢地把玩。

突然有伙计跌跌撞撞地跑来，说：“掌柜，不好了，少爷他跑了。”

杨德水一把将核桃收住，沉脸问道：“什么？”

跑了？

他是怎么跑的？

赶快给我追回来。

“是……是小姐将他放出来的。”

杨德水脸上的皮肉一紧，颧骨更加明显，赶紧快步往外走。

他千算万算，就是没算到女儿杨青雨会帮忙儿子逃跑。

女儿怎么会将杨青山放走呢？

这一下把他的计划全打乱了。

杨青山心急火燎，他刚从大门跑出来，后面杨德水就带着罗管家追了出来，杨青山赶紧拐进了另外一条胡同。

而跟在后面的妹妹杨青雨，则紧张得拿丝巾捂住了胸口。

胡同的阳光瞬间就被起伏的脚步踏碎了，鸽子被惊起以后，又盘旋在半空，不愿意离去。

胡同就像一块平铺的彩缎，被人踩得起了褶皱。

杨德水从后院赶出来，看见了站在门口的女儿杨青雨，狠狠地瞪了她一眼，又大步往胡同口追去。

他想，杨青山要真跑到了苏婉秋的生日宴上，这事儿就闹大了。

杨青雨见状，怕父亲追上了哥哥，故意往相反的方向一指，说哥哥去“万兴斋”找江千里算账去了。

杨德水来不及多想，马上带人往胡同另一头赶去。

站在后面的杨青雨脸上却有了笑意。

她只是在“万兴斋”门口默默地看过江千里，但自从见过江千里以后，就喜欢上了他。

在她看来，江千里随和又有男子汉味道。

那天，江千里正在和伙计们一块儿下料，敞着上身，臂上的汗水凝结成珠，充满活力。

和哥哥杨青山那阴郁喜欢扮小生的腔调不同，江千里身上有着一种杨青雨从没有接触过的东西在吸引着她。

“慢点儿呐，小心点儿--里面抬。”

江千里那干脆利落地指挥，不容置疑，笔挺的鼻梁和满是力量的臂膀，让她印象深刻，从此就忘不了。

<<大家具师>>

后来，杨青雨又多次偷偷地观察，却愈发把江千里惦记在了心里，要真像爹算计的那样，她可不愿意看到江千里和苏婉秋好，倒是希望哥哥能和苏婉秋成婚。

苏家的四合院在前门不远处，靠近大栅栏的一条胡同里。

一般来说，那时稍大一点儿的店面，都是前店后厂，而居住的地方又不能离店面太远。

“苏福胜”生意虽然不景气，但她家的四合院却是以前置下的，非常漂亮，可能是女人执掌的缘故，显得特别整洁。

半空中四只大红灯笼高高地挂在门外，地上青石台阶、上马石擦洗得光亮如新。

自下而上，抱鼓石的门墩、六方形的门簪、亮锃锃的铜门钹，一派肃穆。

门前的道路上，新铺了一层黄土，洒上薄薄的清水，干净清爽。

推门进里头，一垣影壁，画着梅兰竹菊，让人顿觉庄重。

影壁前面，摆着盛开的鲜花。

过了影壁便是月亮门，到了月亮门里头，才算进了前院。

前院正中又是一道垂花门，地上铺着砖磨对缝的地板。

过了垂花门下台阶右拐，绕过苏作的屏风，才是正院。

正院有七间房，左右两边是游廊，游廊回环九曲，油漆彩绘，栩栩如生。

再往深走，便是后院，后院里头竹桃枣鱼，一片葳蕤。

连接整个前后院的是六尺宽的十字甬道，贴着小白瓷片儿，又规矩又整洁。

此时的苏家，到处都是张灯结彩。

接近中午，大门口来贺喜的人已接近尾声了。

唢呐手也只是见到有人来了，才吹起来，声音显得断断续续的。

苏婉秋为了尽到礼节，一直在大门口恭等稀稀落落的客人。

而江千里一直含笑站在她的身边，像守护着某件宝贝，时不时低头怜爱地看一眼。

来给苏婉秋祝寿的人，免不了说一些祝福的话，有的人显然已经知道了他们的关系，因此总免不了多看几眼江千里。

有年轻的少爷，眼里有了嫉妒和不满的神色，仿佛心里有某件东西被人取走了，把手刚一抬起来恭贺，就甩手进了大门。

江千里的手还在半空中，也并不觉得尴尬，他捕捉到了一丝东西，反而更是满足地笑了。

见没有客人来了，苏婉秋正准备回屋，刚转过身来，背后突然锣鼓唢呐大作。

她下意识地回头，只见十多个吹乐手擎着乐器，分了两列，扬头晃脑地走来。

那音乐是喜庆的，打着高调一阵紧过一阵，突然之间，好像迎来了另一个欢乐的高潮。

而苏家请的鼓乐班子，显然也知道有客人来了，也举了乐器开始慌忙地吹奏起来，却显得底气不足，没两下就被刚来的鼓乐压了下去。

江千里想要看看，这是谁请来的鼓乐手，摆这么大的排场！

乐手分开，杨青山从鼓乐手后面迈着方步走了出来，紧接着有家丁抬上了十二个寿盒，绫罗绸缎应有尽有。

就这样还没罢休，鼓乐手停在了门前，分散开来，家丁们挑起竹竿，再把鞭炮一点，苏家门前沸腾了

……杨青山一路从天桥过来，他带来了鼓乐班子，还带来了寿桃礼盒。

你江千里不就是要脸面吗？

我要让你的脸面没地儿搁！

他略带挑衅地看着一脸僵色的江千里。

门里和门外的人都围了出来，探头看个究竟。

那些鞭炮的纸屑铺了一地，又喜庆又凌乱。

杨青山一脚踩在门前的石阶上，一抬手，鼓乐声便停了。

江千里脸色铁青，他知道杨青山是来出风头的。

杨青山已经退婚，却反客为主，把自己的风头压了下去，自己在众人面前算丢尽了脸面，不由得喝问：“杨青山，你过来做什么？”

“江兄，几个月不见，别来无恙啊！”

<<大家具师>>

我当然是来给未婚妻祝寿的。

我倒想问问，你是来做什么的？

” 江千里怒不可遏，指着杨青山说道：“荒唐，你已经退婚，居然还敢说婉秋是你未婚妻。是你负婉秋在先，怨不得他人。

” “我在外地，并不知道我爹退了婚，还是我妹妹告诉我的。

婉秋，你回到我身边吧，江千里不值得依赖，他只是想吞并你的家业。

” 苏婉秋穿着海昌蓝绸旗袍，齐耳的短发，耳上的银饰闪闪发光。

她腮红齿白，一双眼睛清澈见底，泛着雾蒙蒙的光芒，薄薄的阳光洒在她的脸上，匀称开来，像水在瓷器上流转了一遍，通透晶莹。

她能撑起整个“苏福胜”，除了聪慧善良以外，还和她的严格把关是分不开的。

当年造办处从苏州调了一批工匠过来，专门为清廷打造苏作家具，苏婉秋的父亲苏逾白就在其中。

造办处解散以后，苏逾白成立了“苏福胜”，还把绝技漆沙砚传给了苏婉秋，并告诫她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不要显露，以免惹火上身。

苏婉秋接管“苏福胜”以后，也一心想把家业做大，但苏作家具已经不受人们的喜爱，她实在无力扭转局面。

虽然生意不好做，有乞丐到店里来，苏婉秋却不像别的店主那样轰撵，总是要设法帮忙。

她还让伙计做了几个提食盒，专门盛放饭菜，遇有乞丐，总是不忘施舍。

一来二去，前门街上的乞丐就都知道了“苏福胜”的掌柜善良。

在乞丐中落下口彩的“苏福胜”，生意虽然一天比一天清淡，但是在家具打造上，苏婉秋却从来都不降低标准。

有一天，她转到了作坊，看到老师傅正在试装家具。

家具在成形之前，一定要试装，北平的老匠人土话称之为“嘎悠”，主要是看榫卯是否合适，家具是否方正，缝口严不严紧。

而在试装家具之前，一般要在锤敲的地方垫上一块平木，俗称“挨打木”，用处是避免锤子直接敲打家具留下痕迹。

当时，老师傅垫上“挨打木”敲了几下，觉得家具严丝合缝了，就将“挨打木”撤了下来。

撤下来以后，发现家具还是有些不稳，老师傅就又补了一锤。

苏婉秋看到以后，立即要求工匠返工重做。

老师傅没想到年轻人这么较真，说只敲了一下，不细看根本看不出来。

但苏婉秋却坚持要重做。

大家都说，这可是上好的紫檀，重做就费工费料了，可惜得紧。

苏婉秋平静地说，我记得父亲教过我，想要省工省料，就得按规矩来，您说呢？

她的一句话，让工匠们无言以对，也明白了苏婉秋的精益求精和良苦用心，“苏福胜”的工匠们再也不敢掉以轻心了。

苏婉秋一心想把“苏福胜”的招牌传承下去，无奈主顾却越来越少，直到有一天江千里上门求见。

江千里是有眼光的，在他看来，苏作家具总有一天会得到人们的认可，虽然现在并不见扭转，却只是一个时间问题。

这话让苏婉秋大受鼓舞，她觉得江千里是懂苏作家具的，也是重振家业的时候了。

和“万兴斋”达成合作协议以后，她用了一次漆沙砚，就这一次，就为两家迎来了一大笔订单。

按照江千里的说法，用不了多长时间，满北平城的订单会像雪片般飞来。

见杨青山信口雌黄，江千里哪能承受住他的诬陷。

他抬头看了看围观的众人，信心满满地说道：“婉秋，你告诉他，事实根本不是他说的那样！”

” 这个时候，苏婉秋不忍刺激杨青山，正在斟酌和迟疑。

哪知杨青山一把抓住苏婉秋的手，急迫地说：“我知道，你是出于无奈的对吗？”

是江千里逼迫的你，你才答应和他来往。

<<大家具师>>

你放心，我们广泰成也能帮助你们，你不能上他的当。

” 苏婉秋把手抽了回来，移开目光说：“青山，对不起，千里他懂家作，我把他视为知音，我们的来往是双方的意愿。

” “我知道你在生我的气，退婚是我爹做的主，不是我的主意，你能理解我吗？

要怨我们就怨万兴斋，他们一直在嫉妒我们，所以想破坏我们的姻缘。

” 苏婉秋抬起头，坚定地说：“不--不是这样的，我和你只有兄妹之情，而我和千里，却是真心的。

” 杨青山不相信地看着她，咬牙说道：“你--说的是真的？

” “是的，希望你把我忘了，去找一个更好的姑娘。

” “不--” 杨青山一声嚎叫，一脚踢开挡在面前的礼盒，跌跌撞撞地朝人群跑去。

北平的天桥，是一个卖艺的娱乐场所。

拿大顶的、唱快书的、耍中幡的、玩杂耍的、说相声的、逗八哥的、摔跤的、舞刀弄棒的，应有尽有。

到了那里，要是还不能尽兴，北平城就没地儿去了。

而前门，却实打实是一条商业街，各行各业的老字号，瑞蚨祥的绸缎、天福号的包子、王麻子的剪刀、张一元的茶叶，都在这里开有店面，生活起居，到这里来寻，都是能叫得上名号的。

“万兴斋”在前门大街的正中间，店里面摆放着各式各样的家具。

有紫檀木的多宝格，红木做的屏风，黄花梨的画桌，乌木的炕桌，楠木的金漆宝座，樟木打成的衣箱，榆木的方凳，琳琅满目应有尽有。

单是那木香四溢就让人神清气爽，精神为之一振。

再看那雍容典雅的造型，还有家具表面漆膜腴润，色泽柔和，让人不忍触及，视线落到那些家具上，似乎会滑溜下来，连目光也变得水盈盈的--这还不够，要细看雕刻和描绘，就让家具更多了一些深层次的内容，仿佛每一件家具都是一本翻不完的书。

家具器作上，有的刻着鸟兽虫鱼，有的是旭日东升，有的是虬枝纷披，有的是乱云飞渡。

再往细里看，还会发现每件家具都有自己独特的意蕴，有的家具上刻着蝙蝠、寿桃和盘长，意为福寿无边；有的刻着花瓶、鹤鹑、如意，寓意平安如意；有的刻着一大一小两头狮子，太师与少师都是官名，借狮与师同音，表达了人们辈辈高官的愿望。

要再往细里看，那就更有讲究了，一把椅子，上半部分的扶手都用的是圆木料，而下半部分的脚踏肯定用的是方料，这里暗含着天圆地方的理念，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体现。

在“万兴斋”，每一件家具，除了它的实用价值以外，不啻于还是一件充满灵性的艺术品。

店里面有伙计张罗着，再往后院走，就是作坊了。

后院里堆放着各式各样的木材原料，相比店里的清新明朗，这里就有些凌乱了。

“楞面”上摆放着各种器具，光是刨子就有严缝刨、二虎头、净刨、槽刨，锯子有二锯、开榫锯、挖弯锯、搂锯，墨斗、搜弓子、刮刀也是随处可见。

工匠师傅们分工明确，有的在划线，用线勒子和炭笔在木头上留下标记。

有的老师傅在刮拉凿，木屑像盛开的花朵从刨子、凿子里飞快地掠出，在空中变幻一下身姿，就落在了轻软的刨花里，给一大片锦簇的花团添上了一片花瓣。

还有的师傅在雕花，每一刀都是层次分明，人物和风景或空灵，或豪放。

还有的在试装、打磨，忙得不亦乐乎。

其实，前门大街上的家具作坊几乎都是这种模式，但真要从手艺上说，苏作、广作、京作的家具还真各有千秋。

这么说吧，苏作家具清新自然，素雅文洁，像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，浑身透出流畅清爽，没有一处多的，也不能少了哪一处，其秀外慧中的造型，深得文人学士的喜爱。

广作家具呢，讲究雕工，华丽外露，豪不掩饰，透着一丝张扬，像极了二三十岁的年青人，虽然雕饰繁杂，其豪华造型却能得到暴发户们的青睐。

而京作家具，成熟内敛，浑身流淌着端庄和肃穆，像极了一个稳重的中年男人。

它揉合了苏作的简练和广作的繁杂，集古朴典雅于一身，迅速受到各阶层的喜爱，所以一时间名声大

<<大家具师>>

噪。

按照协议，江万兴正在后院举行收徒仪式。

要不是为了儿子，江万兴是绝不会收“广泰成”的人为徒的。

要知道，要是收了“广泰成”的人为徒，就是在断自己的后路，他还没昏到这个份儿上。

但是，从儿子往“苏福胜”跑的次数越来越多，他就看出来名堂了，有时看到江千里钻进“苏福胜”，他捏着胡子，脸上还会浮现一层笑意，像酿好的蜂蜜一样荡漾起来。

当儿子从“苏福胜”出来，他又慌忙转过身，装作什么也没看到。

因此，当杨德水抛出这根绳子来时，他就心甘情愿地接了。

江万兴知道杨德水安的什么心，不过，他再谨小慎微下去，不光杨德水恨他，恐怕连儿子也要埋怨他了。

江万兴心里明白，“苏福胜”、“广泰成”、“万兴斋”三家可以合作，但早晚会有一场争斗，只是这场争斗什么时候来临，他也无法预知。

“三百六十行，无祖不立”，每个行业都会供奉自己的祖师。

而土木石工和其他五金、油坊、棚匠等行业，都只供奉一个祖师爷--鲁班。

“百工技艺，各祀一神”，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

伙计们在后院摆放了“天地君亲师”和“木工祖师鲁班”牌位，牌位旁边搁着香案、香炉，左中右分别摆放证人、师傅、保人的座位，业已就位。

所摆家作，不管是香案还是座椅，都是一色的檀木京作家具，处处体现出一股庄重大气。

此次拜师，杨德水不好出面，但他所请的证人和保人，可是真花费了心思。

保人是北平商会的陈副会长，证人是前门街上荣升典当行的李掌柜。

司仪见证人、保人、师傅都已落座，单手托着“如意”带徒弟入场。

司仪环视四周，问徒弟：“你拜师门，是他人相劝还是从心所愿？”

五个徒弟对着师傅齐声回答：“我从心所愿。”

司仪命令徒弟向师傅迈进四步，司仪高喊：“领进师门第一步，前辈的教导要记住：第二步，做人的道理要清楚；第三步，学习手艺要刻苦；第四步，尊敬前辈师长与师叔。 第二

司仪又问师傅：“你收五人为徒，是他人相劝还是从心所愿？”

江万兴微笑着回答：“我从心所愿。”

说完以后，他站起身，带领徒弟向“天地君亲师”和祖师牌位行叩拜礼。

五个徒弟向江万兴行完叩拜礼，再向师傅上“敬师茶”，又给保人和证人上“敬师茶”。

然后徒弟和师傅分别念拜师帖和收徒帖，这个时候，仪式基本就完了，人群松动起来。

司仪只需让保人和证人分别在拜师帖和收徒帖上签字，这个收徒仪式就算正式生效了。

江万兴还陪着笑脸，突然德子从前院跑进来，俯身在他旁边耳语了几句。

他还是一副笑脸听着，时不时朝证人和保人点一下头。

等他听完以后，就起身朝保人证人走去，而这个时候，司仪正好把帖子送到他们手上，准备签字。

江万兴朝两位拱了一下手，说道：“陈会长、李掌柜，这五位高徒，恐怕我江某收不起了。”

两人都顿感吃惊，问道：“此话怎讲？”

一般这种收徒，事先都早已沟通好，只是走必要的形式，他们都是给着两家的面子，所以才出面的。

江万兴便把杨德水不履行约定的事儿讲了，说：“对不住您了，是杨掌柜不履约在先，我也无能为力了。”

事情办成这样，证人和保人脸上毕竟都没光。

但这事也怨不了江万兴，也只得客气两句，说声讨扰了，就悻悻地走掉。

风风光光的收徒仪式就这样草草收场了，只剩下那缭绕佛香，无忧无虑地投向天空的怀抱，淡去不见了。

……

<<大家具师>>

编辑推荐

一份生死相依的爱情；一场你死我活的争斗；一部诠释老北京手艺人恩爱情仇的经典作品！
乱世之中，风云变幻，世事无常，什么都在变，唯有一腔热血、一份信念不可变！
情场，商场，名利场，龙争虎斗，尔虞我诈，区区几件家具，血染多少恩爱情仇！
爱人，仇人，生意人，祖传秘方，百年传承，尽显鬼斧神工，谁是真正大家具师！

<<大家具师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